

185613

法國工人運動近況



法國工人
著 鐵 法
譯 成 滿 金
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



法國人工運動近況

法絨著
金滿成譯

工人出版社印行



Les Lutttes Ouvrieres pour le Pain et la Défense de la Paix.

ETIENNE FAJON
France Nouvelle.

(譯自新法國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法國工人運動近況

作	者	法		絨
譯	者	金	滿	成
出	版	工	人	出
版	者	工	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話掛號二三七三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1201] 1--5000

法國工人運動近況

法國共產黨
工人部部長

法 絨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在法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在法國，最近若干星期來發生的事件是：一個廣泛的罷工運動；這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爲了要求發給三千法郎的津貼和增加工資。多列士在他那對我們的鬥爭的各方面情況絲毫不遺漏的報告中，關於這一運動也提到了的。這樣看來，工人階級爲經濟利益鬥爭的這一特殊問題，對代表大會而言，是與爲民族獨立與和平的一般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今天我要報告的也就是這一問題。

首先我要說的，認定工人爲經濟利益的鬥爭和黨的整個活動有密切關係，這是適當的。

雖然整個黨的重要任務不是領導工人們的經濟鬥爭而反對某部分廠主；但黨是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領導工人階級作政治鬥爭反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府的。在現階段內，我們黨的工作中心，就是爲和平的鬥爭問題和爲民族獨立的鬥爭問題。

工人爲了保障麵包的一種團結行動，與黨的作用是不同的，它是屬於工會運動的中心任務。自然，黨應當積極地毫無保留地支持這一種行動。黨裏面有一部分幹部，因爲工人們對他們的信任，在工會中或在罷工委員會中，居於負責任的地位；他們的責任就是組織工人們的經濟要求的鬥爭，和在合法的道路上領導這類的鬥爭。黨對於這些幹部們，是應當經常給與政治上的幫助的。

把經濟的鬥爭和政治的鬥爭看作兩個彼此獨立的問題，說前者是屬於工會的範圍，而後者才是屬於黨的範圍，這是錯誤的。今天我們應當作一種毫不懈怠的努力，使工人們覺悟到他們的難堪的處境和戰爭政策是有關係的；因此，爲經濟上迫切要求的鬥爭與爲和平的鬥爭也是有關係的。這關係的建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戰爭政策加重了災難

由於共產黨的宣傳結果，目前無論那一個工人都了解，他們家庭的貧困，孩子們的營養不良，他妻子的愁苦，一切並不單是從他們的剝削者——資本家們的貪慾所造成的。自然，這一貪慾是工人們的災害的一種因素，從一九三八年到今天並沒有不同之點。可是，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

準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近幾年來，工人階級的組織是進步了，他們爲麵包的鬥爭是空前地展開，也空前地熱烈了。由此看來足見除了資本家的貪慾外，還有一個新的因素，新的事實。這新的事實就是法國近三年以來，作了美帝國主義的奴隸，幫忙美帝國主義作侵略蘇聯戰爭的準備。

這樣，馬歇爾計劃——即美國企圖控制資本主義歐洲的政治經濟以便作戰的計劃——是使薪資階級的購買力不斷地下降的。這一計劃，一方面使法國及其鄰近各國的經濟附庸於美國的獨佔資本，因而禁止這些國家同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發生貿易關係，另一方面還強迫他們購買美國陳舊的商品；這一來，除了使我們已經開始的經濟恐慌更其加重外，而其實也並沒有解除美國自己的經濟恐慌。結果，法國的失業問題出現了，而且在向前發展：從一九四七年僅有七、三八九人失業起，發展到今年二月一日的五二、四七七人了。此外，還有

四十五萬五千人每星期得不到四十小時的工作。（譯者按：法國工人每星期工作平均爲四十小時，得不到四十小時工作即『半失業』。）在專供美國人之犧牲的那一些工業中，如航空事業和電影事業部門，已實行解僱或準備解僱的工人數量是非常之大的。失業這件事，除了直接受害的工人失却生路外；其他工人的工資，也會因之而降低。在資本家方面，當然啦，當其要求工作的人多於他所需要的人的時候，當着他們如馬克思所說的一樣有權操縱工業後備軍的時候，他們正好加緊剝削而拒絕工人們的經濟上的要求了。

工人的購買力降低

所有的金融和經濟上的措施都要聽從美帝國主義者的命令，都要遵照馬歇爾的計劃；這結果就只有使購買力降低。通貨一再貶值，使法郎只有從前三分

之二的價值，這是物價高漲的一大因素；雖然貨物有滯銷的現象，但物價却也不會低落。在錢越來越不值錢的情況下，工資能够買的生活資料當然就愈來愈少了。所謂貨物交換的開放，就是使馬歇爾化的國家把各種商品衝進法國的門戶，這使得法國的資本家不能不儘量地設法減低他們的成本。怎樣設法呢？一方面是把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到與低工資的鄰邦的工資一樣，如意大利和西德等；另一方面就是無償地增加勞動強度，其方法就是把工人們稱爲『魔鬼速率』的工作速率叫大家都實行。

戰爭和貧困是有連帶關係的，最顯明看得出來的地方，第一是機關公務員薪水和待遇的菲薄；其次是加在工人和勞動人民頭上的捐稅的加重。這一切都是爲了要實行大西洋公約所決定的龐大得可怕的軍事費用，要聽外國人的命令，作反蘇戰爭的準備，所以不惜每年葬送六千億法郎，要想在越南替美國保

存一個橋頭堡壘，不惜以無數的血腥的死亡作代價……

華盛頓的代表人毫不羞慚地公開發佈命令，強求人民大眾作更廣大的犧牲，以使我們國民收入的更大部分貢獻出來作戰爭的準備。

華盛頓方面的需要

前法國馬歇爾小組委員會的主任，現任美國駐法大使布魯士，於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國兩院外交委員會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聽他怎麼說罷！他說：『法國應當負起這種增稅的艱鉅任務……法國人民如果想獲得未來的利益，應當犧牲目前的滿足。』

你再聽一聽浦魯倫的說法吧，這人是美國的代表，從前曾派到法國來，使金錢破壞罷工組織的。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毫無掩飾地說：

「總之，在合理的條件下，法國一個礦工是作不到和美國的礦工一樣富有的。」

這類的材料，我們可以列舉無數的。

所以，工人們命運惡化的原因是明顯的。帝國主義者正瘋狂地準備新的戰爭。因為他們以為採用這一方法，就可以在世界上鞏固他們所建立的剝削工人階級的制度。馬歇爾化的國家的政府，他們想把他們罪惡的政策的主要負擔都加在工人們的頭上。總之，對工人們的超額的剝削，是準備戰爭的主要方法之一，也就是準備戰爭的後果之一。

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是不斷地在提高；反之法國工人們的困難是不斷地在增加，……這種簡單而正確的概念，如果我們善於替他們指出來，他們一定是很迅速地可以接受的。蘇聯的物價在三年中降低兩次，所有的

工人獲到了極大的利益；而法國工人呢？却正受着生活高漲的苦痛。當然，基本的原因是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法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其次的原因，是蘇聯由於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緣故，就實行的是一種和平獨立的政策，這與美帝國主義帶頭的不配作我們國家的統治者所進行的戰爭和奴役政策恰恰相反。在一切活動都爲了和平的國家內、在把原子能作爲開荒工具使用的國家內，工人的命運是天天改善的。但在政府正作着戰爭準備的國家內、把原子能使用來作爲侵略工具的國家內，工人的命運自然就只有惡化了。

經濟權利要求運動的進展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現階段的經濟權利要求運動的進展罷。這一進展是誰也明白的。

目前工人的生活條件已經變成了這一情況：不但是他們不願意忍受，而且要想忍受已忍受不下去。屢次的經驗告訴他們，政府說要設法改善他們生活的諾言都是不可靠的：因為生活降低的威脅是隨時有的。那些『魔鬼集團』慣用一種理論說：工資一增加，物價便會隨之而漲；但這種騙人的理論，現在是不大容易再能騙人了。另外一種經驗告訴我們：決定物價是還有其他因素而絕不是工資：因為我們看見工資絲毫不動的時候，而物價也在高漲呀！

另外一方面，關於集體合同的法案不久才通過。工人階級已經覺到，只有用他們自己的行動，才能够確定保障足夠生活的最低工資、才能够強迫廠主階級在集體合同中接受於工人有利的條款。

工人們終於認識了他們的剝削者所獲得的利潤。就整個的說來，這些利潤不但不因為準備戰爭而減少，反因為戰爭準備而增多。若單拿資本主義大公司

來說：這些利潤的數字之高，簡直近於神話。四百五十家大公司自己承認出來他們獲得的利潤是：

一九四六年 八十八億二千七百萬（法郎）

一九四七年 一百五十六億六千六百萬

一九四八年 三百四十二億八千九百萬

九四九年度公佈的初步數字，利潤的增加，更有新的發展。

誰都知道更普遍的現象是：在國民總收入中資本家所佔的部分在、九三八年才佔百分之二十九，但一九四七年（即開始實行馬歇爾計劃的一年），便佔到百分之四十二；目前甚至於到了百分之五十了。而工資收入所佔的部分呢，恰恰與資本家的相反：它是從百分之四十五降為百分之四十，再降到今天的百分之三十四。

因此，工人階級命運的徹底改變，是與國家獨立與和平政策不可分離的，這是真理。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在經濟要求方面所採的行動，是可以叫資本家的利潤受點損失；而使我們的工資獲得增加的。

這便是今天法國幾百萬工人所有的共同經驗。法國工人，現在不管政見同與不同，不管信仰同與不同，不管對於物質困難與戰爭有連帶關係這一問題是否有明白的意識，總是一天一天地越在使用罷工或其他方式來為麵包而鬥爭了。這是為甚麼呢？這也就是上述的原因。

法國總工會由於立場的公正，強有力的支持了而且鼓勵了這一鬥爭，這是我們應當加以說明的。我們的黨很榮幸有一部分幹部，在佛拉商同志那方面，隨着這一偉大工會組織的正確路線在工作。

法國總工會的立場

總工會所支持的工人們經濟利益的要求，例如集體合同未成立以前須按月給津貼三千法郎的這一要求，可以說是特別扼要的要求，因為它完全符合於大多數的各種職業上薪資工人的迫切的願望。避免過於複雜的口號，不為技術人材或工會幹部訂出權利要求的特別計劃，總工會在這方面是非常合理的。這並不是說它已經否認了工資應有的等差。平均主義本是一種反動思想，同時，工會幹部參加羣衆的共同行動也的確於大家有益，而且為大家所要求；但總會好的地方，就是因為它是一個羣衆的組織，所以它進行鬥爭的條件，不管是經濟要求也好，或其他的要求也好，參加鬥爭的不一定是技術人材或工人貴族，而是羣衆，而是僅有飢餓工資的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從這方面說來，目前

運動的範圍的寬廣，可以證明三千法郎的津貼的要求是絕對正確的。

同時我們還可以說，總工會在這方面所指導的戰術，也是正確的。它的辦法是提出三千法郎的津貼的要求：不管對任何工廠的任何工人都是一樣沒有例外。爲了實現這一要求，採用最基層的、最廣泛的統一行動；如果廠方拒絕要求的時候，便進行適合於某一企業部門的個別的鬥爭。在這方面，總工會是有理由的。因爲對於『總罷工』，別人是具有相當的話要說的，我們不能不設法防止一下；而這些總罷工，除了一部是由挑撥者所發動以外，另一部也是由我們的受了騙的幹部搞出來的：這些幹部們不曾注意到運動有各色各樣，而在各種不同的企業中，我們的行動也只限於在某一範圍內才有可能。比方說：在一個已經準備解僱四分之三的人員的工廠進行罷工，是一件荒唐的行爲，可是他就不了解這一點：剝削階級的『良心』上是想我們來一下所謂『總罷工』